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

王小波

　　前不久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，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，就发问道：假如你有女儿，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？戴教授答曰：否。  
　　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，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。  
　　读那篇文章时，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，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导演。  
　　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，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，而是说：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，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，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。  
　　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，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，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。  
　　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，因为有点吃不准，不知戴教授有多大。  
　　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，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，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，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。  
　　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，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，有儿女也是小孩子，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。  
　　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，可以反驳他(或者她)的谬见。  
　　很不幸的是，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，在此申明，不是记得有意不提。  
　　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，比方说，小孩子、低智人──顺便说一句，孩子本非弱势，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。  
　　以笔者为例，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，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──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。  
　　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，都是为此而设。  
　　但我总觉得，科学、艺术不属福利事业，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。  
　　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。  
　　就以弱智人为例，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，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，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。  
　　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，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。  
　　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，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──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。  
　　最近应朋友之邀，作起了影视评论，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，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，再看到上述文章，就更感忧虑。  
　　以不才之愚见，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，与此同时，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──起码是比观众、读者为弱。  
　　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，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。  
　　笔者在北大教过书，知道该校有个传统：教室的门是敞开的，谁都可以听。  
　　这是最美好的传统，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  
　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。  
　　罗素先生曾言，人人理应平等，但实际上做不到，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……要在北大提问，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。  
　　说完了忧虑，可以转入正题。  
　　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，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。  
　　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，那才叫作成就。  
　　以爱因斯坦为例，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；他做得很对。  
　　艺术家也当如此，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。  
　　以笔者为例，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、卡尔维诺的《我们的祖先》，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，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。  
　　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──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。  
　　如你所见，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。  
　　不过我也有点好处：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。